

我从京城回乡,给八父祭坟,午间,八百里秦川。风吹拂着草裸的身体,阳光在碧绿之上刷了一层仿佛可以闻到芳香的黄金。几缕淡淡的云彩轻轻地飘过头顶,恍了一下就落到了一块蓬满尘埃的土堆上。那就是八父的坟。坟前那棵无枝无叶的枣树多么像一个低着头的稻草人。我走着走着心越来越空,还没走到坟前腿就迈不动了。我参军离开家的第三年,身患肺癌的八父就长眠在黄土地上,48年了。八父,跑山鞋依旧,对襟袄如昨,他满身是泥土的本色。我尤其不会忘记的是他手中那根枣木鞭杆。听兄弟们讲,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留下遗嘱,让枣木鞭杆随他入土。后辈们心知肚明,便把鞭杆插在了他的坟头。奇迹发生了,次年春天在濛濛润雨中,已经斑驳、风化的枣木杆抽芽生叶。只是到了秋天没有挂果,随后立即死去。骨瘦如柴的枣杆是他的墓碑吗?

八父的枣木鞭杆

王宗仁

我站在坟前,听着布谷的啼声击打着枣木鞭杆,那上面挂满八父慈爱的目光,温暖、冰冷的太阳。我把一沓冥币点燃抛撒,愿老人在另一个世界安然睡眠,然后三叩首,作揖。我们所做的一切,长眠在阴间的先人都曾经做过,我们的后辈还会重复。

此刻,我怎能不想到那根曾拉着一曲沉重的乡村历史的鞭杆,鞭声耗尽了八父一生的能量,每次举起都那么悠长,每次落下都听到他的叹息。我数十年积累的对八父的记忆,似乎都凝聚在这根鞭杆上……

包括我的父亲在内,八父兄弟9个。单说人口,在我们这个法门寺一侧的村里,我家是个大户人家,但却是附近乡里很穷的家庭之一。每人均地不足一亩,为了生计,他们兄弟9个终年去了他乡奔忙。八父没念过书,再加上患有眼疾,他只能窝在家里,几十亩地的庄稼活几乎都扛在他瘦弱的肩上。他很少有消闲的时候,布满硬茧的手握着那根鞭杆从冬到夏都在用动着。

你瞧,他右手举起鞭子,鞭绳在空中挽个半圆,然后猛地落下,叭叭爆起一声脆响,满世界仿佛都能听得见。鞭声中,牲口们不管是在拉车,还是在套磨或赶脚,都会竖起耳朵迈开四蹄,欢跑起来。八父呢,这会儿随着鞭子扬起的节奏,哼唱起从村里自乐班学来的不着调的秦腔,好快活!

在我们村里,八父那精致美观的鞭子都是独一无二。鞭把是三根粗而柔的枣木枝合而为一合成的一米来长,用的是细麻



钓鱼(剪影) 赵国明

绳间或掺杂几根红的、蓝的绣花线扎绑的。鞭梢上系着一块红缨穗。他甩起鞭子来,那红缨穗旋转起来好似一条小龙在空中舞动。平时不忙农活时,八父的鞭子就挂在我们家牛圈后边的那面墙上。那儿是农具的聚集地,犁、耙、锨、锄,还有驴的拥脖……这些农具各有各的形状,直线、曲线、圆的、方形的,活脱脱的一幅农家乐图案!八父每次挂好鞭子后,总会后退两步,美滋滋地瞅一会儿这些伴他干活的农具。他还会自言自语地对这些无言的伙伴说一些别人听不大明白的话。

我的六父是我们那一带乡里很有名望的种瓜把式。他每年都要种植十亩八亩西瓜,换些钱粮填补家里生活的困境。瓜熟蒂落的季节,照例是八父赶着木轮大车走村串户去卖瓜。每次卖瓜归来,裤袋里有了些角币,不管多少吧,八父都要用沾过唾沫的拇指点几遍才放心。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狂鬼。果然,没出三天,他就来到瓜地,扑通一声跪在八父面前,向八父求饶不要张扬他的劣迹,连着磕了好几个响头。八父将那顶毡帽扔过去,不偏不倚落在了颜三的脑壳上,送他一句忠告:“回去给你先人磕头认罪去吧,当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!”

这里阳光灿烂

俞昌基

上个月,我曾两次去上海油画雕塑馆,拜瞻“哈定文献展”。走进大门,夺人眼球的是大屏风上的哈定自画像:橘色、四分之三侧,简洁而奔越的线条凸显了这位水彩大师的潇洒风度和睿智干练。画像右边是展会的标题:这里阳光灿烂。

在底楼众多的文献中,最吸引我的是哈定先生写的两本书《怎样画铅笔画》和《怎样画人像》。记得读高中的时候“文革”开始,我宅在家里很无聊,就找了哈定的学生高福增老师,向他学西洋画。热心的高老师把哈先生的这两本书借给我。我翻阅,临摹,以之为圭臬,开始了我的学画生涯。几年后,我凭借这一技之长,在某中学当了四年美术代课老师。那时我办兴趣小组,也把哈老师的这两本书作为教材……所以追根溯源,哈定老师是我的“祖师”。在我人生最灰暗的岁月里,哈先生和高老师用艺术美给了我一片灿烂阳光!

尽管我此生无缘与哈老师谋面,但是展会中的近50幅作品和哈老师的艺术成就,我是大致了解的。有一组题为“哈定笔下的上海城市记忆”,里面有老上海人熟悉的雨中南京路、汉口路晨曦、黄浦江边的苏联领事馆……朦胧的美景、丰富的层次、淋漓酣畅的画面效果,这真是水彩大师的杰作!哈先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,为私人画室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上课,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美术俊才,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陈逸飞等。

据文献介绍,哈先生在“文革”中遭到残酷迫害,画室关闭,他只能以拉劳动车为生。但是“文革”一结束,他依然以阳光心态去游玩祖国的锦绣河山,孜孜不倦地写生采风 and 体验生活,摸索新的表现手法,创造具有中国风的水彩画。后来,他还应邀去西藏开办美术培训班,赴非洲四国讲学并举办画展。他的代表作《世



没素质 谈芳波

我是电讯骗子,一生有四爱:爱打电话,爱发短信,爱装警察,爱当法官。虽然我的名字不大中听,但这是一份很不错的职业。成本低,来钱快,但要有耐心。我只有有三样东西,就可以开张营业:一根三寸不烂的舌头,一部电话或手机,还要编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。

电讯骗子自述

吴兴人

我的服务对象80%是50岁以上人群,最爱和大爷大妈打交道。他们胆子小,怕惹事,三言两语,容易得手。我常以电话欠费等名义恐吓他们,或冒充公、检、法、司等国家工作人员,以他们涉嫌洗钱、诈骗等犯罪活动威胁他们。我利用老人急于澄清的心理,劝他们将银行存款转入我指定的安全账户。他们身边又没人商量,很容易被我牵着鼻子走。

年轻人,他们的腰包里油水足。虽然他们自以为聪明,有点防备知识,但只要手法巧妙,有的人也会跟我走。我往往利用他们会贪小便宜的心理,略施小技,也会有收获。比如我称是某医院工作人员,告诉孩子父母:政府对新生儿有资金补助,很紧急,必须今天领取,过时不候。有的年轻父母怀着喜悦的心情前往银行自动取款机操作。我就诱导他们进入英语操作界面,最终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捞干净。对



于经常使用银行卡消费和网上银行的白领们,我也经常用短信提醒他们,说你的银行卡电子密码器即将失效,请点击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进行升级。在他们点击网址链接后,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盗取他的网银密码,利用转账盗取银行卡内资金。这个办法也蛮灵格。

有一次,我冒充“中国电信”的工作人员给北京样一定要百出,形象要不断变换,100人中只要有5人上钩,我们一伙人就够开销了。冒充熟人借钱是一个老办法,在几年前大见成效。我曾向一位退休的司法局长打电话,冒充是他的大学老同学,说在外地遇到车祸,向他借5000元钱,结果轻易得手。但现在这个办法已不大灵光,所以故事版本要不断更新,生意才能越做越红火。

不过,说实话,我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前时,我弄到了丽水一位做生意的章先生的手机,给打了一个电话,说我是他以前认识的朋友,现在遇到了困难,请他帮个忙,借两万元。他记得我就是“陈龙大哥”,慷慨地答应了,但说手头只有19000元,要我先汇去1000元,凑足一个整数再汇过来。我大意了,被他的一番“真诚”话语打动,反倒被骗去1000元钱。这也是哑巴吃黄连,只好自认倒霉。

「停车照顾卡」好

徐汇区长桥街道园南新村小区给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发放“停车照顾卡”,为他们回小区看望父母提供停车方便,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和效仿。自从《常回家看看》这首歌流行以来,舆论的“压力”似乎一直指向那些不常回家看看的年轻人,其实,社会也应该想一想怎么为他们营造氛围。

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也不住在一起,当他们来看望我们时,也常常受停车问题的困扰。因为只能停在别人的车位上,常常是晚饭后还没聊上几句,有时干脆饭刚吃到一半,小区保安就来叫让车了,结果,他们是悻悻而去,我们是怅然若失。我们小区外的小马路边倒是可以停车的,但有两次他们不小心把车停在了规定区域以外,就被贴上罚单,一罚就是200元。与其被罚,还不如孝敬我们得了。所以,如今他们一来,首先不是彼此问好,而是我先问他们车停妥没有,停车问题成了我们的思想负担,试问:这样的“回家看看”有什么味道?

挂在嘴上唱“常回家看看”还不够,更希望全社会落实到行动上。

就我们小区实际而言,不奢望凭这样的卡片在小区内方便停车(小区车位有限,无法提供方便),而是希望可以在不影响交通情况下,在小区外的马路上停一下(一小时左右吧),让孩子们安心地吃顿晚饭,让我们能与他们聊聊天,享受片刻天伦之乐。

沈寿仁



八十位“哈粉”大多是白发翁媪,有哈先生的学生,也有像我这样的徒孙。有一位老年大学的美术老师还带着一批穿着时尚的“老哈粉”前来听讲,居然还有几对小夫妻带着正在学画的孩子来“亲子游”……看来哈先生的艺术阳光生前灿烂,身后依旧光照后人。

精彩的报告结束,我又一次走上二楼展厅,观摩用实物复原的哈定工作室一角。在这圣洁而静谧的艺术殿堂中,陈列着大画家生前用过的家具和绘画用品,还有他晚年写下的苦学佛经的好多笔记,大画架上搁着他未竟的遗作《弘一法师》……

故乡在远方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,四周群山环绕,坡上绿草如茵,适于地木耳生长。每年春天,我们都盼着下雨,最好是连阴雨,这样我们就能捡到地木耳了。

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下雨的日子,小伙伴们撑着竹笠,戴着斗笠,披着蓑衣,叽叽喳喳地来到山上捡地木耳。野生的地木耳通常生长在背阴的树冠下,矮草丛中,山沟低洼潮湿处,尤其是牛吃草的地方,一朵朵,一簇簇,又大又鲜嫩。架上浅草里的地木耳可真多呀,密密麻麻,一片浅褐。蹲下身,两手鸡啄米似地捡拾,遇到密集处,索性双手当铲,拢成一堆,捧起来,倒进竹箩。地木耳再密,也躲不过一双双兴奋的小手。小手如

末的洁白,蒜苗的青翠,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。攥一筷头入口,酥软,爽滑,香辣,一股山野的清香,在舌尖萦绕。一盆香喷喷的地木耳菜端上桌,一双双筷子齐刷刷地伸过去,不一会就见了底。朴实的地木耳菜,是大自然的恩赐,丰富了孩子们贫瘠的味蕾。

地木耳是一种生长在植被野草间的菌类植物,又称地衣,地皮菇,是一道纯天然无污染的乡野美食。这些年来,人们吃腻了大鱼大肉,开始向往乡野的地木耳,地木耳也因此来到超市、菜市场,甚至摆上了高档酒店的餐桌,成为招牌特色菜。然而我还是喜欢故乡的地木耳,那里有童年捡拾的快乐,有大自然馈赠的感恩,还有淡淡的乡愁。

